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六十二回 保和殿承恩及第十間房挾勢霸婚

話說李金華聞知准其補考，依然病不能起，甚是急躁。不料急躁太過，不汗湧出，金華為世病急切關心，使盡多少血汗，猶恐醫世無補。漸覺清爽。到了過午，便可行動。養了一夜，精神少足，天之將興斯文也，不然。一夜養功，曷能少足乎。即同鄭立身進場補考。將後二場卷子補齊交卷回寓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杜清閱其補考文章，尤覺風神。頭場出自立身摹仿師筆，此乃金華自作，文雖不傳約皆不朽之奇文。救世之神筆也，閱正學說者，當如杜清閱卷，另具隻眼。胡升更覺愛慕，奈皆係補考，不宜前列，遂定了王篤生的會元。能體天心，早定天榜。申孝思第二，次申大義，念念孝思。趙守廉第三，三明大節，有守有為。謝子蓮第四，四解大智，蓮蕊生香。黃誠齋第五。五取大信，實孝實弟。至於黃心齋、謝聯桂、高化成、方正品、智玉田、周相賢、慶六謙、申應鍾皆在榜中。自種心田，同聲相應。定榜已畢，五鼓發出。

李金華等聞聽炮響，莫不心驚。不時報喜的報到，報了一個滿堂紅。一點赤心，遍滿天下。惟李金華、鄭立身中在榜尾，無不歡喜。及至保和殿殿試，欽定黃心齋為狀元，名壓一時，孝貫千古。申孝思為榜眼，點破眼目。李金華為探花。金名文字，華於日月。其次諸人共入翰苑。

考試已畢，李金華甚覺歡悅。申孝思出於意外之想，亦樂之不禁。黃心齋奉旨遊街，觀者無不稱贊。跨馬遊街非尋常可比咸謂駿馬上是誰家俊秀，非作驚天動地事業。善莊之黃孝於乎，非立念佛會黃玉桂之賢孫乎。

胡升前見李金華會試文章，心甚不忘，後見李金華又在青年，便起了招婿之念。不惟愛才，兼愛其貌。胡升之女亦是才貌兩全，現已二十四歲，故未輕配於人。胡升主意既定，便央人到十間房題婚。其人到了十間房，與李金華相見，言及來意。頭次題婚，尚在禮中。李金華道：「弟婚姻早定，萬難從命，即乞兄台善為說辭，幸甚幸甚！」那人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便當照實回復，但不知兄台定婚何處，姓甚名誰？望祈明示，以便回明。」李金華遂將賀淑媛家居何處，其父何名，告知來人。那人一一記清，告辭而去。

見了胡升，備述李金華之言。胡升道：「好一後生，不察時務，竟敢不從，餘豈放過！今既如此，改日再定。」

到了次日，又差人來見李金華。二次再題，便出禮外。李金華仍如前言。其人回覆胡升。胡升復差人訪賀家一節，是真是虛。後來探知真實。胡升道：「吾千金小姐，反不如個妓者！李金華處事如此，足見其學問全是一片假的！然老夫央人前去說明，如不成婚，甚覺羞辱。」自取之辱耳。便又差人來見李金華，何其自輕如此。直言不隱。說李金華不自尊重，泥於妓者，造作惡語，當人拔舌地獄。擅敢不從師長之意，甚是可惡。如允此事還可，如不允，當奏明聖上備言其舉止不端。自己端否。李金華聞此，大笑道：「他何以知賀淑媛為妓？即為妓者，與他何干？我娶妓者，與他何辱？況賀淑媛貞節不二，德堪千古。金華口中，從未贊美淑媛，今挾勢逼人，不得不證明其淑媛德。我一生最不服上水船。金華目中那有權貴。他既言奏明聖上我便閉門聽參。我能為善者賤奴，斷不為惡者貴客。不但令權勢懷慚，即來使亦覺沒趣。尊兄回去，告明卑意，勿得隱瞞。請罷！」來人聞言羞臊而去。見了胡升，備言其詳。胡升大怒。可謂老羞變怒。

次日天明，便入朝奏明此事。備言李金華舉止不端。聖上覽奏，命禮部詳察上奏。杜清接旨，便將李金華之為人，賀淑媛之貞節，一一奏上。

聖上閱過，龍心不悅。便批雲：「胡升妄稱虛實，任意傾軋，緣私情不遂，謠言蒙籠，罪加一等。即刻撤任休職，永不敘用。該探花李金華素稱正直，即命自京都巡查，南至兩廣。欽賜銅劍三口，凡遇惡官賊吏，先斬後奏。威命畏人，奸佞喪膽。該探花所配賀氏，歷觀禮部尚書杜清奏折，堪稱閨中英秀，即封為貞孝夫人。旌貞表孝，萬古不磨。該探花巡至安徽，即成全婚姻大事。賜蟒袍二身，鳳冠霞披，各一件，欽此。」聖德聰明，彰瘴私，綸音一下，萬古常昭。

李金華接到上諭入朝謝恩，便收拾行裝，告別同年及禮部杜座師，帶領銅劍出京而去。轉牌一下，天下皆驚。胡升見上諭，滿面羞慚，怨誰。便卸任回家。權勢休矣。其女聞知，自縊而死。不失千金身分。

且說李金華出京，所有跟隨俱不准前行，只帶李忠一人，步行至天津。步行私訪，千古罕聞。到了東門外，主僕二人走到一所飯鋪，遂進去買飯。用飯之際，問跑堂的道：「你們這裡府官何如？」跑堂的道：「也好哇。」以一官而死於也字，可惜。李金華道：「怎麼也好呢？」跑堂的道：「誰不知道不問清！說出昏官綽號，這一句便送煞了。你老故意問他，果然沒聽見說麼？他若非銀錢大，焉能久在此處？從先保定府按察司雖係他的上司，他二人卻是個錢友。有污官箴，不堪下問。後來他那錢友又升了戶部尚書，無非也是用錢串通的。他二人既係錢友。這更挪他不動了。」李金華便知卜文卿的錢友是胡升。又問此處縣官如何，答道：「縣太爺是好的。處處為民，毫不自顧。」不為己而為民，便算好官。李金華道：「卜文卿在此為官，有些甚麼風聲？」答道：「你老吃飯罷。他那些事，一言也難盡。酷吏虐民，不勝屈指。吾們鋪裡忙過這頓飯去。沒有事了，咱們再喇。」不知喇些甚麼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